



【风过留痕】

【文化杂谈】

书房的沦落

肖复兴

归有光写过一则短文，名字叫《杏花书屋记》。文章记述了他朋友父亲的一个梦：“尝梦居一室，室旁杏花烂漫，诸子读书其间，声琅然出户外。”父亲将这个梦告诉给儿子后，嘱咐道：“他日当建一室，名之为杏花书屋，以志吾梦云。”

中国的读书人，谁都会有这样一个书屋之梦。坐拥书城，犹如拥有六宫粉黛，书房便不仅成为读书人被人认可的一个身份证，也成为读书人对外拿得出手的或值得骄傲的一张名片。特别是在住房紧张、经济拮据的年代，书房是很多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梦。

具体到我自己，有这样一个梦，是我读初一的那一年。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，是当时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周游先生。有一天，这位同学邀请我到他家去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书房是什么样子的，那一个紧挨一个的书柜里排列整齐的书籍，让我叹为观止。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书房该多好啊！梦在当时就这样不切实际地升腾。

当时，我连一个最简陋的书架都没有，我少得可怜的一些书，只好蜷缩在拥挤的家中墙角一个只有区区两层的鞋架上。

没有书房，退而求其次，我的梦想是有一个书架也好。

我终于有了一个书架，是十四年之后的1974年，我从北大荒返回北京当中学老师。领到第一个月工资，迫不及待地跑到前门大街的家具店，花了22元买回一个铁制书架。那时，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42.5元，花出一半钱了。买好书架，才想到我无法把书架扛回家，只好找到我的一个同学，他力气大，一手扛着书架，一手扶着车把，把书架帮我弄回家。

那时，我的书还放不满书架。但是，没过两年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门口开始排长队买书了。买回来的书，很快挤满了书架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初一开始的书房之梦，如同冻蛇，僵而未死，蠢蠢欲动地复活了。

二十六年后，我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间比较宽敞的书房。两面墙摆满了当年周游先生家那样的书柜，书柜里也挤满了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书。我的年龄也像当年周游先生一样老了，在书房梦的颠簸中，青春一去不复返。

短暂的兴奋，如绚丽的焰火转瞬即逝，忽然，我有些失落。

记得书放在鞋架上的时候，那些书，翻来覆去，不知看过多

少遍，有的地方，还用那种只有那个年代里才有的纯蓝色墨水钢笔抄录在笔记本上。那个铁制书架上的书，我全部都看过，不仅自己看，还推荐给朋友看。朋友来我家，最爱去的地方，就是到那个书架旁翻书，然后抽出一本，朗读一段，和我探讨或者争论。那时候，书中真的仿佛会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一般，令我们痴迷。

如今，书柜里的书拥挤不堪，已经扔掉很多，但仍有很多，自从买过，就没有看过，却还敝帚自珍。

如今，我很少到书房。读书，写东西，都是躺在卧室的床上。

如今，朋友来，更是很少到书房了。我出的书，送给他们，他们都懒得看，哪里还有兴趣和热情去看不相识的别人的书？兴趣和热情，都放在手机上，除非我的文章被放在手机上，他们兴致勃勃地浏览并转发，然后，水过地皮湿，把它删掉，移情别恋新的电子文章。

书房沦落，如今只是一个摆设、一种虚饰。

归有光在那篇文章中记述他的那个朋友在父亲逝去数年之后，遵照父亲的意愿，“于园中构屋五楹，贮书万卷，以公所命名，揭之楣间，周环艺以花果竹木。方春时，杏花粲发，恍如昔年梦中矣。”古时，一楹是一间屋子，按照北京老四合院的规矩，一般是建有正房三间，已经足够宽敞了。五间屋的书房，可谓不小，否则，也放不下他的贮书万卷。

归有光没有写那万卷书他的这位朋友是否都看过或翻过了。我猜想，尽管古人崇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但恐怕和我的书房里那些书的命运一样，是不会读完的，甚至是连翻都不曾翻过，任其尘埋网封，虫蠹雨湿。

我想起多年前看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一部话剧，是田汉先生的《丽人行》。剧中那个资本家的家里也放有一个书架，他的太太以前爱读书，书架上放满了鲁迅的书，几年过后，书架上的书一本也没有了，放满了她各种各样的高跟鞋。

如今，我们的书架和书柜里倒是还放着书。

又想起归有光的文章，他的朋友的那位老父亲，在做书房之梦时，还给他的书房起了个“杏花书屋”这样好听的名字。幸亏当年我做书房之梦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给书房起名。要是也起个什么杏花樱花梅花之类的名字，真的要羞死了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清泉洗心 ——我与百脉泉的三次邂逅

刘玉民

在济南众多名泉中，与我结识最晚、留下印象最深的要数百脉泉了。我是1970年12月底来到济南的，1996年5月，也就是时隔二十六年又五个月之后，我才与百脉泉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。说起来原因不少，但缺少机缘无疑是主要一条。

的确，天地一体，物我同在，少了机缘这条金丝线，再美妙的人和事，也只能是天边的冷月飘风。

二十六年又五个月等来的那个机缘是：章丘作家生活基地揭牌，我带着几名青年作家前去采风。采风预定三天，农村、企业走过几处，那天进了百脉泉公园。百脉泉是济南五大泉群之一，也是章丘最靓的名片，作家采风自然没有过门不入的理由。

进园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偌大的水面——东麻湾。东麻湾水清波平，岸柳依依，西南角上还有一个奔突腾跃的龙泉。可这样的景色，济南的公园里见得多了，因此并没有引起注意。“大家看水里！水里！”陪同的朋友提醒说。顺着他的手指，我们这才发现东麻湾里有不少银线、银环在飘忽升腾。不消说，那每一条银线、银环对应的都是水下的一个泉眼了。噢！我心头一喜：这可是只有珍珠泉等少数几个泉池才见得到的景观呢！由此我知道，东麻湾里有数不清多少这样喷涌的泉眼，而正是这些喷涌的泉眼，使东麻湾有了非比寻常的资质和声名。

沿着东麻湾向前二十几米，一个白玉石栏围起的泉池出现了。泉池不大，中间的泉眼却跟一个大车轮似的翻跃升腾，以势不可挡的气势，在水面上立起一座不下两尺的泉峰。泉峰呈墨绿状，透着一股来自于地层深处的森森之气，可当你掬起一捧，出现在面前的水却清澈甘冽，绝无杂质杂色混淆其中。陪同的朋友说，这就是墨泉，墨泉的“墨”，是泉眼太深和出水口的大理石、青苔的颜色太深而形成的错觉。墨泉四时滔滔，为绣江河提供了无尽的河流，由此赢得了“一泉成一河”的美誉。

离开墨泉，进入一座方方正正的庭院，百脉泉才算是露出了真容。那是一个不下几十平方米的方形池塘，周围砌着石壁围着石栏。凭栏俯瞰，只见水下依依袅袅向上冒着水珠。那水珠白晶细密，一会儿这儿几颗，一会儿那儿几串；玉串交错，银环摇曳，构成了一幅幅灵动欢跃的画面。

从百脉泉出来就是清照园。这是专为纪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修建的。李清照祖籍章丘，据说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家乡度过的。我心目中的李清照风姿绰约、温雅而又灵透，清照园前耸立的一尊塑像，取的却是“人比黄花瘦”的诗意，让人看后不胜唏嘘。清照园内有吟风榭、感月亭、漱玉堂、金石苑、海棠轩、燕寝凝香等诸多景观，环绕和守护这些景观的则是梅花泉及其形成的一泓湖水。梅花泉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五个取水口，水势强劲，相互衬托辉映。而连通梅花泉和绣江的河道里，水草悠悠，如梦似幻，尽情地展示着老舍先生笔下那种“只有上帝心中才有的绿色”……

时间一晃几年，章丘一位

作家要开作品研讨会，问我具体安排时，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，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，会后要安排与会专家学者到百脉泉去看一看。我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：有这样的名泉胜境，不让专家学者们感受感受，就实在是可惜了！

研讨会如期召开，会后我特意陪同几位专家学者走进了百脉泉公园。然而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荒芜和凄凉：东麻湾成了杂草丛生的野地，墨泉、梅花泉只落下几个怒目向天的洞穴，那些原本水草悠悠、如梦似幻的河渠水道，则堆满了垃圾和杂物。

愕然，惊疑，茫然……

自上世纪70年代起，济南的泉水不时出现断流，百脉泉也断流过几次。但经过多年治理，济南的泉水早已复涌，趵突泉、五龙潭等早已恢复了四时喷薄、游人如织的盛况，百脉泉怎么还会如此呢？陪同的同志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当地多年采矿，凿井掘坑，严重破坏了地下水脉；当地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，确保短期内让百脉泉恢复喷涌。

我欲言无声、欲哭无泪，只觉得心田里长满了杂草，并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。那杂草和尘土存续了几近一年，直到百脉泉复涌的消息传来，才算是消解了。

“一日才去一日追，半世烟云已成灰。”一眨眼，我已经退休赋闲。那年夏天多雨，溽热难耐，我整天里昏昏沉沉，心里发了霉似的。章丘作家牛余和忽然打来电话，邀请我到他那儿去打散散心。

老友相见，牛余和径直把我领进了百脉泉公园。

久违多年，斯人已老，百脉泉公园却明媚依旧。东麻湾银线飘逸，银环缠绵；墨泉翻跃升腾，一刻不停地把地层深处的森森之气撒向人间；百脉泉的玉串银珠，还在弹奏着动感的乐章；梅花泉水涌若轮，依旧用一泓碧水守护着女词人的纪念园。变化当然也有：清照园外那尊让人望而生悯的女词人塑像，已经被另外一尊风姿绰约的新塑像取代；墨泉、梅花泉通向绣江的河道水渠中的水草，更悠长也更绵密了，依旧展示着“上帝心里才有的绿色”，更平添了几分牵动游人心魂的魅力。

漫游于泉水和清风柳荫之间，整整一个夏天带来的溽气、燥气、霉气、郁闷之气、酸臭之气……不知不觉中消散而去。

站在喷珠泻玉的墨泉旁，我不忍离去。我双手捧水，洗了几把脸，又美美地喝了几口，而后双目闭阖，平心静气，做出一副把身体放空的样子，便觉出一股泉水漫上心田。泉水清醇甘冽，滋润着，浸染着，灌溉着，漫延着……不一会儿便淹没了五脏六腑，淹没了七窍四肢，淹没了全身。渐渐地，渐渐地，我觉得整个身心都变得晶莹剔透，清明而又澄澈起来了。

于是，大半个世纪的烟雨风尘，大半个人生岁月留下的浊气、俗气、戾气、浑沌之气……都在无形中化为了乌有。

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纯真与可贵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原济南市作协主席)